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谁是奇迹的创造者

胡万春著



谁是奇迹的创造者

胡 万 春

上海文艺丛书編輯委员会編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 9 5 9

上海文艺丛书
誰是奇迹的創造者
胡万春 著

上海文艺丛书編輯委员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 0939

开本 32开×190 毫米 1/27 印张 11 1/27 字数 187,000

1955年12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0,000—37,000 定价 (八) 0.90 元

(A-30/07)

前 記

这里收集的作品,除了“青春”、“骨肉”、“小玲玲”、“姜师傅”等以外,全部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写的。这些作品写作的时期,正是全国人民大跃进、干劲冲天的时期;特别是,我写的主要是在钢铁战线上的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,从他们身上,更可以体会到沸腾的、万马奔腾的时代气息。我可以說,这些作品并不是我自己“要”写而写出来的,而是沸腾的生活“逼”我非写不可而写出来的。

从我开始写作以来,我的“产量”从来没有这样高过;有的小说,我居然可以在一天中间写出来。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,我写出了十万字。为什么呢?我想,这是伟大的形势催逼着我的缘故。生活的洪流冲击着我,使我在一点没有空余的时间里也要挤出时间来写。我是钢铁工人出身,许许多多发生在钢铁厂里的新人新事,我有责任来反映。我不写,就会觉得欠了“债”,对不起我的阶级兄弟。

我庆幸我生活在红色的、共产主义大革命的风暴的时代,我庆幸我是一个工人,生活在我們工人兄弟中间。

我庆幸我又在炼钢爐旁边工作了,和红色的铁水打交道,和白热化了的钢水打交道。我的感情和我的阶级兄弟溶化在一起,当钢产量放出“卫星”时,我和阶级兄弟一起欢呼!

我感到幸福，劳动生产战斗的幸福。

我可以拼命地写，我始終沒有写完。我觉得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不需要很大程度的虚构。这是一个創造奇迹的时代，我有写不完的奇迹。我的主人公大都是工人，是群众。奇迹是誰創造的呢？我們的党，我們的群众、集体。

因此，我把我的書名叫做“誰是奇迹的創造者”。

我的書里写了很多平凡的工人群众，我想我是回答了上述这个問題的。现在，我来談一談大概內容吧！

我的这本集子可以称作短篇小说、特写集。第一部分（除了“喜欢番茄的人”一篇外）全部写鋼鉄厂里的，有老工人、青年工人、技术員以及小孩子。反映的生活面也是多方面的，有生产方面，家庭方面，爱情方面……总的，我是想反映这个时代的鋼鉄厂里的人們，他們的精神面貌。这一部分作品，我想，是可以全部称作小說的，因为有“一点儿”加工。

第二部分里，則全部是真人真事的特写。主要也是写鋼鉄厂里的生活；有个別是写其他工种的：如“生长在黃浦江边的人”和“火热的心”。虽然这些作品沒有能加工，但它們曾經使我感动，而且我自己覺得是有意义的作品。这并不是我写得好，而是“火热”的生活本身有意义。我認为文章并不是我“做”的，而是生活“做”的；我只不过是描繪了生活的一个記錄員罢了。

第三部分完全是写农村的。我并不熟悉农村生活，党对我說：“胡万春，你去农村，反映它們、描繪它們！”我二話沒說，背起行李就走。党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沒有錯。于是，我到河南的西平县去了，我到上海西郊的“七一”人民公社去

了。按照党的要求，我写了它們。它們是丰富的；我們的农村，面貌大大变化了。它們，已經出現了共产主义的萌芽。在农村，和在工厂里同样使我感动。

第四部分則是反映解放前我的童年生活的，“骨肉”，曾經被譯成了日文和英文等外国文字，荣获了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文艺竞赛的荣誉奖，获得了奖状。好多讀者，从全国各地寄信来問我：“你是怎么写的？”有的我回信了，来信太多了，我回不了。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“土壤和种子”来回答这个問題。现在我也收集在里面，給讀者作参考。“路”，是“骨肉”的姐妹篇，可惜沒有写好。我打算有机会再改写。（目前写当前生活也来不及，无暇去写旧东西了）看看解放前的生活，我就会心酸……

我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来，是由于有了我們亲爱的共产党，沒有党，我不用說写作，連文化也沒有呢！所以我常说：沒有党，就沒有了我。如果作品有点滴成就，那首先应归功于我們的党、和幫助我的同志們、和我的阶级兄弟們。沒有党，我不会写作；沒有同志們帮助，写作写不成功；沒有我的阶级兄弟，写作沒有了源泉。我早已說过了，我只是挤出一点儿時間罢了。我个人算不了什么。

我的亲爱的讀者同志們！我把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給你們看了，我喜欢、高兴，但也慚愧。因为我还那么笨，写得那么糟，連一个记录員也沒有当好。我有决心，在党的培养下，我以后一定会使大家比較滿意一点儿的。

致以革命的敬礼！

胡万春 1958.11.18夜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特写集。共分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，主要是反映钢铁厂里的生活的。如“在钢铁厂发生的事情”是写老轧钢工人为了提高产量，铁面无私的贴大字报批评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是个牛步化的技术员。第二部分，是真人真事的特写。如“誰是奇迹的创造者”就是反映某钢铁厂在平爐上試驗“熔煉后期兌鐵水”的方法怎么成功的。第三部分，是反映已經出現了共产主义萌芽的新农村的面貌的。第四部分，是作者写他自己在解放前的童年生活的，其中一篇“骨肉”曾被譯成日文和英文，并荣获了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际文艺竞赛的荣誉奖。我們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看到許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形象，从他們身上能令人感受到飞跃前进的时代气息。

统一书号：10078·0339

定价：0.90 元

目 次

前記	I
----------	---

在鋼鐵廠發生的事情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鋼鐵廠的大門	9
--------------	---

目標	23
----------	----

老八噸	37
-----------	----

步高師傅所想到的	5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兩力氣舉千斤	67
---------------	----

喜歡番茄的人	77
--------------	----

青春	83
----------	----

鑰匙	95
----------	----

小玲玲	104
-----------	-----

姜師傅	110
-----------	-----

誰是奇蹟的創造者	12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十五分鐘和兩年	132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煉鋼爐旁的年輕姑娘	13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十五分鐘	144
------------	-----

質朴而謙遜的人	14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充滿激情的深夜	158
生長在黃浦江邊的人	157
火熱的心	180
機器的保姆	187
三人行	199
一粒小麥豐產大衛星	205
老洪睜眼了!	219
合傘	223
戰鬥的一夜	231
骨肉	237
路	251
土壤和種子	278

——談我寫的“骨肉”

在鋼鉄厂发生的事情

在这次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中，貼別人的大字报，貼自己的大字报，多得很。現在，每个人心情舒暢，有話就說。就拿三月十日这一天來說吧，我在厂里，就碰到了一件值得深思的、有趣的事情。問題倒不在于誰貼了誰的大字报，而在于由這張大字报，引起人的思想上精神上起了变化……

那天，我刚走进喧鬧的軋鋼車間，突然从背后伸过来一只大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胛，嗓門拉得高高的說：“老工会主席！来！来！帮我写一張大字报！”我离开厂已經有一年半了，也早已不是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了，而他加上一个“老”字，倒也說明了問題。我奇怪地扭轉头来，一看，呵！原来是外号叫“老水牛”的李全根。这个老軋鋼工人，别的都沒有变化，就是笑起来門牙似乎少了兩顆。我就也拍拍他的背，說：“‘老水牛’！你請我写，还敢說个不字？”

“嗨！小胡，你一点也沒变！”

“沒变化？那糟啦！”

“看你？糟什么？”

“整风这一关算白过啦！”

“哈哈……嘴真厉害！”全根師傅笑着，将我拉进了車間休息室，把笔墨紙張放在我面前，又說：“一个人外表变不变算不

了什么，头等重要的是看你脑袋瓜子里面有啥变化！”

“全根师傅真有几下子！”我一面开玩笑，一面拿起笔来问他：“你要我写什么呢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他显得郑重起来。

于是，我就写了这么一张大字报：“……早也說，晚也說，你还是老一套。我說鼓风量不够，你說鼓风量够了。我說每小时要出鋼三十吨，你說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吨。現在每小时已經出鋼三十二吨，你才叫：‘啊！鼓风量不够了！’該給你一頂什么‘帽子’，自己去挑！”大字报上面写了：“給牛步化技术員的大字报”，下面又署上名字：“李全根”。我写完后，大笑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全根师傅一本正經地瞧着我，严肃地說，“这是批評的武器！”

“好！好！貼到哪儿去？”

“你等一等！”

全根师傅到車間里，在噤噤吼叫着的軋鋼机旁边，把两个休息着的小伙子拖来。他要我敲鑼，另外两个敲鼓什么的，他自己拿了这张大字报，走在头里，說：“敲得响！跟我走！”

“咚咚鏘，咚咚鏘……”

我跟着全根师傅，一直将这张大字报敲到車間办公大楼的楼上。全根师傅就将这张大字报貼在办公室的門上……

.....

照理，以后的事情我是知道了，可后来全根师傅全都告訴了我。

当时，我敲着鑼，全根师傅貼上大字报，大家也就走了。沒

多久，办公室門口圍上了一大堆人，人們全都指手划脚議論起來。

“‘老水牛’真是鐵面无私，不愧是十多年的老軋鋼工人……連他……他也貼大字報！”

“咱們工人，就該象他！”

“当然，对……”

正当大家議論紛紛時，办公室的門“啪”地一聲開了，打從里面走出來一個二十四、五歲的年輕人，長方臉，高个子，藍布的工作服胸袋里，插了兩支鉛筆和一支鋼筆。他好奇地看了大家一眼，問：“你們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嘻……你自己看！”

“小李，門上有你的大字報！”

這個技術員打扮的小李，走出門口，又關上門，看見了大字報。這一看呀，他的臉膛刷地紅了，又象不信，又象發怒，連嘴唇也在抖動……

旁邊有人輕聲笑起來：“哈……”

小李“碰——”地關上門，走進了办公室，心里不知是一股什麼味道。

晚上下班以後，小李悶聲不响地走到家里。飯菜端在桌上，全根師傅坐在桌旁抽着香煙。他一看見兒子的神色，心里想：“這小家伙！生氣啦？”他看了兒子一眼，見兒子將一本書重重地往床上一拋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全根師傅說。

小李拉着上衣的鈕扣，不作聲。

“哼！生氣啦？”全根師傅又說。

“我才不生气！”小李轉了个身說。

“我知道你現在會想一些什麼……”全根師傅端起飯碗，拿筷子在桌上敲了敲，忽然學着他兒子的嗓門，說：“哼！這也算是親爹！居然往自己的兒子臉上抹白粉，存心要他做花臉，算啦吧！這種爹……”

“誰又這樣說啦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會這麼想的！”

“你去說吧！”

父子倆你一句我一句，抬起杠來，喉嚨也响了。老伴擺好飯菜，到隔壁人家串門去了。因此父子倆抬杠儘管可抬個爽快，誰也不會來干涉他們。說也奇怪，父子倆忽然都不作聲了，面對面坐着，悶著頭吃飯。

全根師傅一邊吃飯，一邊想：“這許多年來，我罵過你還是打過你？小時候，我有好的留著給你吃，有好的總是給你穿……做爹的並沒有虧待你，解放後讓你上中學，現在是技術員啦！關於鼓風機的事，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，要你在設計風量的時候，加大些！加大些！可你，說什麼‘已經按計劃數字超過百分之十啦！’現在是什麼時候？提高產量是講一倍、二倍的，這是大躍進呀……”

他兒子小李也在想：“別人貼我大字報，情有可原，可你，你是我的爹呀！有啥不好說的？你打我罵我，我決不喊一聲痛，可你却敲鑼打鼓的貼大字報！誰聽說過有這樣的事，爹給兒子貼大字報？叫我丟臉……”

全根師傅吃好飯，放下飯碗，瞧了兒子一眼，口氣溫和地說：“你說一句老實話，我的意見到底對不對？”

“就是你打了我，对的还是你！”

“这算什么話？”

又是一陣沉默……

全根師傅不知怎的，心火上来了，一推碗筷，站起身来，說：“你應該馬上加大风量，將鼓風機轉速加快，否則……我還是要……”他沒有再說下去，但是他兒子知道指的是什麼。

“別人不說，就是你在這麼說。”

“我說什麼？”

“风量不够，加大！加大！”

“你到車間來走走，聽一聽吧！”

“我不是也下車間啦！”

“哼！你這也算是下車間呀！”全根師傅帶着挖苦的口吻說，“你下車間就象是公共汽車過站頭，到車站停一停，走了……”

“好！好！算我錯！”

小李走到里間躺在牀上，再也不打算開口了。他總覺得，說來說去，自己的理由總不那么充足……只是，爹也太“那個”了！

父子倆肚子里打着“官司”，悶頭就睡。夜是不那么客氣的，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吞去了時間。深夜了，從那打開的小窗里，傳進了隱隱地軋鋼機的吼叫聲。房里，除了一家人熟睡的呼吸聲以外，什麼也沒有，靜靜地……

“小李！小李！”窗外突然有人喊。

小李朦朧中聽見了喊聲，就坐了起來，對着窗外問：“誰呀？深更半夜的……”

“小李！鼓風機风量太小，紅鋼爐溫度受了影響，已經產

生待热现象啦！”外面的人显然很急，說話也上气不接下气的，“你快起来，到厂里想想办法看，否則产量要受损失罗！”

他这一說，不仅小李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就是他爹全根师傅也一下子惊跳起来。

电灯“搭”一声扭亮了。

“走！一起去！”

“不，你睡吧！”

全根师傅一定要起来，他儿子硬是把他爹按倒在床上，說：“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的！”他这一說，全根师傅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温暖：“紧要关头，金子到底还是金子，沒有被火（大字报）燒得变成灰！”他放心地点了点头。

小李披上衣服，就随着那个工人来到厂里。軋鋼車間里閃耀着紅鋼的光芒，血紅的鋼条，在机器上穿来穿去，就象是仙女的飄帶在舞动。烘鋼爐的爐門口，黃白色的火舌，在呼呼地噴着。出鋼工人赤着膀子，汗流滿面地拚命拉鋼，讓紅鋼随着傳送滾道送到头道軋鋼机里去。二道軋鋼机上，鐘声不断地“鏜——鏜——”敲着。这是說，紅鋼已发生了待热现象。

“听！二道軋鋼机上在催料了！”

小李点了点头，心急如火，一直奔到鼓风机旁边。他檢查了一下，看了看爐門內的煤块燃燒情况，知道他爹說得很对，产量在日日夜夜地提高，烘鋼爐的能力也必須随着提高。現在，风量确实是不够的。他連忙奔到輔助車間，拿了圓周較小的皮带盘来調換。他一面拆下大的皮带盘，一面看着烘鋼爐內的温度下降情况。他害怕鼓风机停修時間一长，紅鋼供应不上，而造成停車事故。

軋鋼機在“嚙嚙”地吼叫着，聲音越來越急，向着人們心頭壓上來！

“鏜——鏜——鏜——”

二道軋鋼機又在催鋼了！

小李很着急：“決不能影響生產！”

皮帶盤換好了，轉速快了一些，但並不是風量很足。小李又奔到輔助車間，再換馬達的皮帶盤，這可化工夫了。……

時間很快地飛了過去，已經是早晨六點鐘了。小李滿臉都是煤灰，烏賊魚似的手，還不住地揩抹着額角。他的眼睛紅了，臉也讓高溫灼紅了，可是鼓風機的風量是加大了。

軋鋼機在歡欣鼓舞地轟鳴着……

小李在車間門口，碰到一個人告訴他說：“你爹老早來了，他一直不放心，後來看見你工作得很緊張，怕分了你的心，所以沒敢叫你！”

小李走到休息室，看見了自己的爹。

全根師傅披了件棉大衣，頭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，身子縮做一團。可是在他的懷裡，好象捧着什麼東西，他用棉大衣的一角包着，雙手抱得緊緊的。顯然，他坐得很久了。

“爹！爹！你當心受涼！”

“嗯！嗯！”全根師傅微微搖了搖頭。

“爹！你醒醒！”

“啊？”

全根師傅被驚醒了，由於受凍，在他的鼻尖上，有着清水鼻涕……。

小李覺得很過意不去，對不起自己的爹，心裡暗暗說：